

在庆祝建党90周年之际,我有幸观看了由第一位白毛女的扮演者,我非常崇敬的老一辈歌剧表演艺术家王昆老师策划,由中国东方演艺集团和国家大剧院联合制作,由导演胡玫执导的歌剧《白毛女》,那动人的故事、美妙的音乐、朴实无华的服装、生活化的表演深深打动了在座的观众,也再一次有力地证明了民族歌剧的强大生命力。

歌剧是外来的艺术形式,诞生于意大利,至今已有400多年的历史了,而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传入中国还不足百年。在本土化的过程中,在老一辈歌剧艺术工作者的努力追求下,曾经创造了中国歌剧的辉煌。涌现出如《白毛女》《赤叶河》《刘胡兰》《王贵与李香香》《星星之火》《长征》《小二黑结婚》《草原之歌》《红霞》《槐荫记》《洪湖赤卫队》《柯山红日》《婆媳冤》《刘三姐》《红珊瑚》《江姐》《阿依古丽》等一大批优秀民族歌剧的经典之作,唱段家喻户晓、影响遍及全国。而其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当数1945年由延安鲁迅艺术学院集体创作,贺敬之、丁毅执笔,马可、张鲁、瞿维、向隅、陈紫、刘炽作曲的《白毛女》。66年前的作品,今天演来依然充满着无穷魅力,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我认为最根本的原因是:它具有非常强烈的时代特征、非常鲜明的民族特色、非常优良的革命传统和非常广泛的群众基础。

歌剧《白毛女》取材于民间新传奇“白毛仙姑”,表现两个不同社会的对照,表现人民的翻身,它所塑造的喜儿、杨白劳的艺术形象更是深入人心。大文豪郭沫若观看歌剧《白毛女》后,曾以《悲剧的解放——为“白毛女”演出而作》为题,高度赞扬了这部歌剧:“中国的封建悲剧串演了两千多年,随着这《白毛女》的演出,的确也快临

民族歌剧的强大生命力

——观2011年版歌剧《白毛女》有感 □王祖皆

到它们的闭幕,‘鬼变成人’了”,“这是人民解放胜利的凯歌”。《白毛女》深刻揭露了社会矛盾,在20世纪40年代震动了大半个中国,使上亿人民(特别是农民、解放军指战员们)为之振奋,用艺术的力量动员人民群众投身于推翻三座大山的伟大革命。因为它关心了人民的命运,反映了时代的变革,所以才会深受大众的喜爱和欢迎。《白毛女》在文学、诗歌、音乐语言方面所表现出来的强烈的民族感,以及面向民间,贴近群众的做法也使它更符合中国人的欣赏习惯,更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茅盾1948年5月21日发表的赞文称:“在今天,我们毫不迟疑称扬《白毛女》是中国第一部歌剧,我以为这比中国的旧戏更有资格承受这名称——中国式的歌剧。”《白毛女》的成功经验应该认真总结,《白毛女》的优秀传统必须继承发扬。

我们正处在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的时代,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文化与经济和政治相互交融,相互渗透,歌剧艺术也呈现出多元发展的良好态势。但是,多元发展中的重要一元即民族歌剧的创作演出还没有引起大家的足够重视,还不够活跃。以至于在我们总政歌剧团继民族歌剧《党的女儿》之后又推出民族歌剧《野火春风斗古城》时,著名歌剧理论家居其宏看完演出后竟发表感言说:“像以前《白毛女》《江姐》《洪湖赤卫队》这样的民族

歌剧,如今在新世纪几乎是一脉单传,而总政歌剧团把它继承和发展了。”这“一脉单传”既是褒奖,也有点悲凉。近日,某报还登出了“中国歌剧一路向西?”的醒目标题。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但是缺乏文化的定力,缺乏文化的自信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人民日报》有一篇文艺点评说道:“发展中国家迫切希望公平参与全球文化交流进程,在世界舞台上发出自己的声音,但急切心愿的背后,也特别易于出现不顾客观实际渴望强国认可、且以他人标准为准则的文化焦虑症候。”例如,近些年来不管何等人士,也不管何种唱法,大家不惜重金拼命要进维也纳金色大厅举行个人音乐会,以此作为“走向世界”的标志,以此作为衡量“艺术水平”的标准;再比如,有些作曲家公开表示,我就是要写一部像西洋正歌剧一模一样的中国歌剧,把“像”作为自己的艺术追求。岂不知,你模仿得再像也是别人的东西,而且是别人过去的东西,创新是艺术的生命,没有创新就没有发展和提高。岂不知,文化离不开它的土壤,文化更离不开它的受众,作为舞台艺术实践活动中的三个主要环节即创作、表演和欣赏是应该综合起来统一考虑的,要为“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服务,就得在本土化的过程中让外来的艺术形式服中国的“水土”。这些在老一辈歌剧工作者中已经解决了的理论和

实践问题,难道我们还要付出沉重的代价再走一遍吗?“这种依托洋人认可来装点门面的动机,恰恰是弱者自卑心理的反映,是缺乏文化自信的表现。”作为有着五千年悠久历史和文化传统的文明古国,我们应该保持文化的定力,树立文化的自信。早些时候,我在国家大剧院看了两遍在金日成指导下创排,在金正日提议下由血海剧组复排的朝鲜民族歌剧《红楼梦》,它是以上海越剧团的话剧《红楼梦》为蓝本创编的。虽是朝鲜民族歌剧,但是服饰、布景、道具,台步、身段、手势都是地地道道的“中国制造”,真切而感人。据说此轮演出后,他们还创编了《梁山伯与祝英台》,这些都是我们的大文化、大品牌,别人在搞,难道我们不应该心无旁骛地建设自己的民族文化吗?法国前总统密特朗有句名言,可为警示:“一个失去自己的文化特色的民族,最终会沦为被奴役的民族。”我们的文化,我们的艺术不仅要走向大众,走向高层,也一定能走向世界。

俄罗斯文学巨匠屠格涅夫在他的中篇小说《罗亭》中有过这样一段精彩对话:“俄国可以没有我们中间的任何一位,可是我们中间的任何人都不可没有屠格涅夫。”所谓世界主义纯粹是胡说八道,信奉世界主义的人等于零,甚至比零还糟。离开了民族性,就没有艺术,没有真理,没有生活,什么也没有。没有特征就不可能有一张理想的脸,只有那种俗不可耐的脸才可以没有特征。”这段话很值得我们深思。我们一定要以2011年版《白毛女》复排为契机,更加重视我们的民族文化,更加重视我们的民族歌剧,努力解决好继承、融合、创新这三大课题,让以《白毛女》为代表的民族歌剧重新绽放出新时代的光芒,赢得观众、赢得市场、赢得未来。

文学不仅失去了轰动

□孙伟科

文学失去轰动效应,换言之就是被边缘化了,这是我们常常挂在嘴边的。文学不再高度敏感,不再上纲上线,不再捕风捉影,不再株连九族。文学摆脱中心地位,也意味着充分的个性化和创作自由,文学不再是“上级组织出思想、艺术家出技巧”的组合和拼贴。人们唾弃后者,但是却甘心或无奈地接受“出版商出选题、艺术家出应制产品”的低眉下首。

文学彻底地迎来了所谓自立与自律的自來狂欢,其背后有一只“看不见的手”。

狂欢的“妙曲”之一就是瓦解崇高,诋毁英雄。这成为一种不小的潮流,一时间鼓声如雷、应者云集,个别人乐此不疲,扒粪不止,身手独显。反崇高已经跌落到了迷恋自己的脐脐眼上了,落到了肉身的吃喝拉撒睡的底层。“愚公”被嘲笑,望文生义地认为“愚公”不聪明;范仲淹被认为是溜须拍马之徒,“先天下之忧而忧”不是一种情怀,而是一种可怕的矫情;精忠报国的岳飞变成了擅作主张、露才扬己的自取中心主义者,林则徐尽管“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但却保守愚昧狂妄不识大局不识进退,甚至慷慨献身的邓世昌也不例外,鲁迅的“横眉冷对”被理解为气质敏感、心理狭隘、格局狭小……文学人物也难以幸免于难,《水浒传》中的武松不是敢于反抗邪恶的英雄而是嗜血如命的杀人魔王,《沙家浜》中的阿庆嫂斗智斗勇的背后是与男主人公暧昧的勾勾搭搭……英雄的传说变成专供调侃的笑话,崇高的价值变成空大的假话。很多人开始觉得敢于承认自己卑微自私甚至无赖的人物才是英雄。

可以说,一段时间以来的文学不仅没有成功塑造我们新的时代英雄、当代英雄,反而参与了对子历史英雄、民族英雄的绞杀。文学的思想解放似乎是从将伟大的人还原“平凡的人”开始的,再还原或降低为“比我们还不如的人”的结果。谁都是小丑,大众狂欢以致如此,什么神圣都不再神圣,古典名著也可以“大话”和“戏搞”,伟大作家比我们还平庸,再用一个假想的人们爱听的权谋故事、人(偷)情故事去替代神圣的文学故事和慷慨悲歌。如此看来,文学本来如无品无性的“戏子”何须肃然起敬,文学研究就是胡思乱想、胡诌八咧,文学讲坛就是想到哪里说到哪里的自由发挥。

细心观察,在这个过程中你也可以发现悄悄而显赫的位移,作家、文学家不再是一个可

以骄傲的名字,不再令人肃然起敬,它不再关乎人们灵魂的塑造,丧失了净化心灵的功能;文学创作不再是神圣纯洁的事业,它的劳作性、商品性和其他产品并无本质区别,都是为了交换的、牟利的,抄袭不是大错,它可以掺水、可以泡沫、可以冒牌,丧失了精神产品应有的想象空间的营构功能和创造性;文学作品在生活里可有可无,可以被随时拒绝阅读,可以被时代轻忽,并且这样更自在,不被监督。结果是文学家、作家和作品丧失了应有的思想高度和艺术高度,可以被一般读者指斥弊端和缺陷,处境尴尬,格局局促。讲究平民性、与人平等、自甘其小、平凡的文学,回报的是“取乎其中、仅得其下”的结果。

崇高是一个民族将自己的精神凝聚在一定的价值标高上自我定位,英雄是一个民族将自己的理想人格保持在相当高度上的文学想象,我们的文学,却偏偏不要或者拒绝这种定位,不要这种想象,反而蛰伏在物质利欲之下、娱乐享受之下,认为这才是生命之“根”,这更真实、更高超、更高明、更实在。贪图享乐、渴望放纵的人当然不认可崇高,视崇高为阴影,蝇营狗苟、苟且偷生的人当然不认可英雄,英雄让人无法躲避严峻的冲突和抉择,甚至,谁谈崇高和英雄,不仅是“虚”、不真实,而且是谁谈,谁就是包藏祸心、隔岸观火地让别人去牺牲。小丑横行有什么不好?文学干吗不让人轻松?不让人猎奇娱乐?刘勰说:“慷慨者逆声而击节,酝藉者见密而高蹈,浮慧者观绮而跃心,爱奇者闻逸而惊听。”假如慷慨者、酝藉者、浮慧者、爱奇者都存在,那么,为什么偏偏只要观绮闻逸的文学,难道我们这个时代就没有慷慨者、酝藉者,只有或者都是浮慧者、爱奇者?

我不能因此以偏概全,说我们这个时代缺乏严肃的作家、缺乏真正的严肃作品,缺乏对人生与历史深长的文学思考,缺乏对平凡人生和伟大精神的严肃发现,而是严肃作品的数量到了被忽视的地步、被埋没、被喧哗压倒的地步。这例不是说娱乐作品、解构狂欢是当代文坛的惟一存在,而是成了主流存在、占尽风流、在强势媒体上尽逞王者风范。于是,娱乐至上的艺术大师,其响彻云霄、傲视群雄的口号就是“我能整哭全国人”。大张旗鼓地寻找欢乐英雄,而见义勇为的英雄被忽视。财富英雄被膜拜、被追捧、被聚拢,而默默劳动的一生奉献、一生清贫却遭尽冷遇和白眼。如此趋利避害、趋炎附势的文学和媒体,在我们这个“经济中心”、热衷交换、非常“讲实利”的时代,并没有因为“与时俱进”而受到尊敬,人们不买账,对此依然是蔑视!人们当然可以蔑视!因为它不知道精神产品的价值何在。是的,娱乐是人们精神生活的必须,但任何一种自我丑化、自贬损人“以丑为本”的娱乐,都不可能成为民族精神的象征,因为它无法标识民族的信仰、民族的气派和民族的伟大理想。

洞察

书评

文学本体的探索性思考

□谭旭东

最近,读到了王文华的论著《文学梦的审美分析》(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内心为之一震。该书在文学本体性方面展开思考,显示出一定的思想深度和理论高度,在梳理借鉴前人成果的基础上,从一个比较新颖有趣的角度进行研究,探索发掘了文学文本在“梦境”方面的构建方式和审美特质、诗性价值,提出了一些颇能予人以启发的观点和看法。

具体说来,我觉得这本《文学梦的审美分析》有几个方面值得肯定:一、视角独特,结构清晰。一部理论著作,要评判其水平如何,首先就是要看它的理论观点是否新颖、合理并能给人以新的启迪,同时,还要看著者能否以清晰的结构把论点展开,并给予系统化的论述。《文学梦的审美分析》的新颖之处就在于从“文学梦”出发,然后落实到“审美分析”,无论从论题还是从论述本身,都给人耳目一新之感。的确,“文学梦”是一个非常好的视角,文学创作本身就是一种梦、一种乌托邦,现代诗人何其芳的《画梦录》的书名也告诉我们,文学创作某种程度就是作家、诗人在用文字画自己的梦。法国哲学家加斯顿·巴什拉在《梦的诗学》里也指出了,梦是伴随人一生的,而且童年、梦想与诗是连在一起的。而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和《精神分析引论》也告诉我们,梦是人的心理活动和精神运作,而文学创作本身就到这一潜在意识的影响。诚然,梦本身可以是文学创作的素材,而文学作品不但可以记叙人的梦与梦想,其本身就是梦想。因此,《文学梦的审美分析》阐释文学与梦的关联,从日常梦里寻找审美的潜质,且论述文学梦的产生及生存,以及文学梦的特征及审美价值,是有价值有意义的,这是深入到文学本体结构与属性里去的一种有趣探索。当然,这种研究也

是一种学术冒险,因为从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可资借鉴的成果不多,而且缺乏系统性的思考。因此,把文学梦与日常梦的概念厘清,并赋予它们以足够的认识,是需要功夫的。而作者对这个问题所进行的探索,有利于把读者带到一个充满思辨性和诗性的话语场里,激发人们对这个问题的兴趣和思考,从而引发人们对自我、对人性、对文学的关注。

二、论述对自我、言之成理。《文学梦的审美分析》一书对相关问题展开条分缕析,既引证前人成果,又引用各种文本,无论是引证还是引用,都是建立在对文献与文本的充分把握上,做到二者与作者叙述文字的密切融合,成为作者展开论证的重要方面。作者在层层展开中所进行的细致分析,显示出一种从容的特点。

该书新颖而准确的观点章章都有。如《导论》里就说道:“文学梦是梦与文学联姻的产物。梦是人在睡眠时潜意识不自觉活动的结果,主要以视觉、听觉的意象运动为主,具有超自然的怪异特征;而文学创作则是作家在清醒状态下并在理性指导下进行的自觉的创作活动,二者在思维方式上有着本质的差异。但由于文学本身是自由自觉的创造,它可以把现实中已经有的和可能的都纳入自己的领域,对于梦也不例外。而且文学创造也是具有超越现实的本领和功能的,在这一点上与梦又是一致的。”这一段话,其实就很准确地区分了文学梦、梦、文学三个概念,同时也对文学创作的本质进行了清晰的探讨。第二章《日常梦的审美潜质》,可以说是该书的一个亮点,作者认为,梦是以形象的活动方式而呈现、展开的,形象是梦的“符号”,即“梦象”,而梦象常常能唤起情感体验,甚至表达梦者的某种理性思考。梦境虽然荒诞,

图书也应“减肥”

图书市场萎缩早已成为不争的事实。据说俄罗斯人平均年读书量为65本,而我国仅为4本。读者是书店的“衣食父母”,这样的读书量必然影响消费量,难怪实体书店生存越来越困难,有的只好关张了。

最近,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有关领导表示,国家将在政策层面对实体书店给予支持。措施之一是扩大图书销售点,参照国外经验,向连锁店、超市颁发图书营业执照。这也许可以解决由于过去书店少,销售渠道单一等弊端,方便群众购书,从而提升销售量。但愚以为还应从图书本身上想办法,即给图书“减肥”。

据我所知,爱买书的人十之八九常在高书价前望而却步。许多书不动就来豪华包装,如鲁迅所说是“皮靴而又外套”,再加上一些不必要的图片、插图等等,只有不过20来万字的书,也弄得像块厚砖头。书价也自然上涨,又不方便随处阅读,更不用说大多数书定价又都是所谓“吉祥数字”,末位都是“8”“9”之类,有多少“水分”,令读者虚实难辨,只好

“忍痛割爱”了。要知道,目前我国,真正爱买书的人,许多还未进入“先富起来”的行列啊!

记得,过去上海古籍出版社的《中华活叶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文学小丛书”及上海一家出版社的百科全书式的“五角丛书”等等,就从读者角度设想,既经济又方便阅读,也能做到薄利多销。当然,根据实际内容,该厚的书还得厚,但是,那种有意把书动不动就搞成豪华包装,大量“注水”增“肥”,想以高定价“一锄挖个金娃娃”的做法,不是有意把大量还不富裕的消费者往门外推吗?若长此以往,即使再扩大多多少少销售点,图书的销售前景也未可乐观。

读者评论

邓立中(四川)

来稿请以电子邮件方式发至:wybdudzelaixin@sina.com

广告

中華文学选刊

LITERATURE

2011年第九期

本刊特稿

省委书记记咱村(原载《人民日报海外版》).....周桐淦

小说

短篇 公务员笔记(作家出版社2009年6月版)···王晓方

中篇 民的1911(原载《上海文学》).....方方

北京人(原载《北京文学》).....毛建军

短篇 一只叫得顺的狗(原载《时代文学》).....艾玛

家有宝贝(原载《中国作家》).....张鲁儒

祭坟(原载《作品》).....王哲殊

微博精选(选自新浪微博).....连岳等

一年选载 12部长篇 24部中篇 36部短篇

畅销时代的文学读本

主办:人民文学出版社 泰州日报社

邮发代号:82-497 定价:15.00元/月

一份新锐、开放的新文学杂志

青年文学

(上旬刊)2011年9月目录(总第四百四十期)

社长 总编辑 李师东 执行主编 唐朝晖

新青年·80后作家作品联展(七)

一瞬风月(中篇小说).....陈娇

倒立生活(短篇小说).....王威廉

抽屉里的龟先生(短篇小说).....郑枫

语丝 怀孕(中篇小说).....李治邦

家住泉乡(短篇小说).....翰儒

专栏 爱:我们.....周庆荣

识:校园“边缘人”.....卢年初

行:约会呼伦贝尔.....魏振华

我们散文诗档案

叶卫平 蓝星 刘虔 嘎玛丹增等

新文本 卜辞③.....格致

练习册上的钢笔字.....王夫刚

合唱 李德武 默默 龚道国 谭延桐

小说八讲 第五讲:修改(上).....张炜

各邮局均可订阅,邮发代号2-899,每册10.00元,全年120.00元。编辑部地址:100027北京市朝阳区北三里屯南30楼南院《青年文学》杂志(收),电话:010-64174917。

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

2011年第九期要目

邮发代号:82-106

中篇小说排行榜

生命中最黑暗的夜晚.....张翎

韦五宽的警察梦.....凡一平

玉蟾蜍.....万方

宝贝.....浩石

嬖变.....杜光辉

一个人的战争.....杨友泉

特别推荐 南海!南海!

全国各大中城市主要报刊亭有售。如读者在当地买不到本社,可汇款到本社发行部邮购,本社将免费。请读者注意到当地邮局订阅2012年杂志:每册一百五十二页。定价8.00元,全年十二期定价96.00元,全国最实惠的文学选刊。地址:北京市前门西大街97号北京文学月刊社。电话:010-66031108。

话题·文学的干净

伟大的风格隐藏在看不见的地方.....陈忠实 和歌

一频道

词与物(上).....沈苇

少年子弟江湖老.....雷抒雁

读绿原的童话、动物诗.....吴仲华

小说

山岚.....白崇人

普觉寺.....李敬宇

白雨.....殷高

红棉袄.....关小凤

病脚.....沈靖

散文

严复的另一面.....施晓宇

投稿信箱: hhwxs@163.com(小说) hhwxs@163.com(散文)

hhwxs@163.com(诗歌、评论)

博客: http://blog.sina.com.cn/huanghewenxue

电话: 0951-6888593、6888599 邮编: 750011

地址: 宁夏银川市北京中路文化艺术中心三楼

点滴入心头.....若琴

阅读: 藏在文字的背面.....高维生

你的样子.....指尖

公交车上.....韩银梅

命,若琴弦.....郭梅

谁动了我的童话?.....邹悦

贵州印象.....张中昌

域外

手提箱(下)···(俄)多甫拉托夫著

刘宪平译

黄伦论坛

马金莲:以弱者的眼睛打量世界

中霞艳

真善美的坚定奉行着.....温文认

高举的“可笑性”及对阿Q形象的

继承和扩展.....马嘉耕

黄河文学

二〇一一年第九期(总第一百四十三期)目录